

一家小小门面店

在上海静安区东新明路上，有一家不算起眼的小店铺。6平方米大小，沿街门面。站在店门外，就可以看到红底白字的横幅：“修理古老笔”；走进店门，两只玻璃柜里，整整齐齐摆放着上百支不同品牌、型号的钢笔，闪亮夺目……仔细看横幅，还有一行小字：武进路中州路迁此。其实，这是一家名副其实的老店，是爱笔人都知道的名店。

店铺左边的工作台前，略显凌乱地挂着、摆着各式各样的工具、零件、待修的笔。一位头发花白、精神矍铄的老人，正坐在那里埋头工作。不说年纪，你大概看不出，他都已年逾八十了。看见我来，他站起来笑着说：“小王，你又来啦，坐。”

这位老人正是天顺钢笔修理店的店主施天水，而这家店，也是如今沪上唯一的钢笔修理实体店。

修笔初识老法师

我是怎么会认识老施的呢？上世纪 70 年代初期，我还是个初中生，喜欢上了硬笔书法。一次比赛，我获得了全校第二名，父亲奖励了我一支旧的红杆美国派克金笔。我从此迷上了钢笔（自来水笔），开始收藏中外古董笔。

现在的年轻人大概很难想象了，那个年代，中国男人要称“时尚”，那就得有必备的“老三件”。哪三件？钢笔、军装、自行车。著名的“英雄赶派克”，就标志性地展现出了新中国充满朝气的励志氛围。在那个特别崇尚文化的年代，胸口别一支英雄笔，是标准的“文艺范儿”，更是自信、自强的象征。

相对于崭新的笔，我更喜欢有过使用痕迹、留下年月烙印的古董笔。到今天为止，我已收集了各式旧笔 700 余枝。收旧笔，必定碰到一个问题：不少笔是坏的或有缺陷的。能简单修的，我就自己弄；但很多笔，自己实在修不了，毕竟，这是一门专业活。

那时候，上海有许多修笔的地方，几乎隔一两条马路就能找到一个小店，如同现在街上的书报亭。我住在老南市，家附近来说，董家渡上就有一家夫妇俩开的修笔店，城隍庙门口也有一个，福州路上有个老季修笔店……这些地方我都去过。后来，一位在食品研究所工作的长者告诉我：中州路上有家老施修笔店，老板技术好，速度快，一般修笔立等可取，不妨去看看。于是，一个周末，怀着好奇，兜里揣着那支父亲奖励我的派克笔（当时因吸墨橡皮管老化漏水），坐车一路向北，去长长见识。

老施果然是老法师，没花什么时间，三下两下就解决了问题。他一边弄，一边和气地跟我聊天，还教了我不少使用和保养钢笔的要点，让我长了不少知识。犹记得，那次的修理费加成本费为 5 分钱。

以后，遇到难题，我就到老施那里去了。



老夫妻展示古董笔

不管未来会怎样，有一点，我相信是不会消亡的，那就是老手艺人精益求精、从容务实的工匠精神。在飞速前行之中，不妨停下来，看一看他们吧。

自来情缘六十载

——记沪上老修笔匠施天水

◆ 王 剑

骑车来回苦磨艺

那时，我也就十八九岁，老施则是四十来岁。一来二去，我与他相熟了，渐渐成了忘年交。有事没事，我都会去他那里玩，听他讲自己的经历。于是，一位老工匠的故事，渐渐在我内心丰满起来。

老施是绍兴人，17 岁那年，与胞兄一同来到大上海谋生，开始了长达 65 年的钢笔情缘。

老施——那时候还是小施，进了上海黎明钢笔厂做工，加工笔杆。做了三年学徒，他出来自己做修笔生意。那时，这叫私营个体户。第一个摊位在淮海中路 962 号，今天的陕西南路路口，借一家烟纸店的半间门面；两年之后，搬到四川北路 1378 号。以后的几十年，他在虹口区四川路一带生了根，开了店，直到 2008 年地铁 10 号线建设动迁，才搬到了东新民路。

私营个体户，不好当。修理钢笔，除了费眼、费神，还费力——为了多做生意，主动出击，老施不但在市中心流动修笔，还经常骑着自行车到郊县去。川沙、南汇、塘桥、三林塘、顾村、罗店、金山、嘉定、娄塘……多远的地方，他都去过。

老施的一天一般是这样度过的。早晨 5 点，天还没亮，他就跨上“老坦克”——一辆永久牌自行车，车后放上工具箱、木架子，从家里出发，骑两个小时到郊县。他会先到这些地方的学校门口摆下摊来。此时正是学生进校时分，也是修笔的高峰时间。8 点半左右，学生都开始上课了，他就收拾东西，到附近镇上继续摆摊。镇上人多，茶馆开张了，赶集的人来了，生意也不时会有一点。10 点半左右，他又从镇上骑到学校门口，利用学校午休的机会，继续帮师生们修笔。这样忙碌到下午三四点，再跨上老坦克回家。到家，天已经渐渐暗下来了。

为了节省开销，老施出门前会在家用铝皮饭盒带好中饭。但到了夏天，带的饭菜因贮藏时间太久，又暴晒在太阳下，等到想吃，这些饭早都变色变味，甚至馊了。但不能不吃啊，于是把饭放在附近河浜里用水淘一淘，就这样吃下去了。“当时我爱人工资也只有 28 元，家里有三个孩子、两个老人。我每月自己开销只用 10 元。每月基本能维持日常开销就是最开心的事情。”老施回想起往事，还是不胜感慨。



不愿对自己“免检”

这么辛苦，后来社会变样了，机会多了，为何不转行呢？其实，无论是干什么，当你干出名堂了，你自然而然不会想要离开。就是靠着这样一支一支、一天一天的水磨工夫，小施变成了老施——不光是年纪，更是手艺。

老施的修笔技术在同行中也有了名气。有时候，同行碰到一些笔修不好，眼看规定交付的时间快到了，就拿到他这里请他帮忙。“像美国的犀飞利牌子笔，回气打水坏了；美国的爱勿释牌子，笔开关尖脱落……”老施回想起来还记忆犹新。

有一件事可以说明他的手工艺水准。要自己干修笔，得申领营业执照，需要考试。试题是抽签的，有的简单，比如换橡皮管、装笔尖、修回气打水（吸墨）等；老施“运气”不好，抽到的是最难的题目：修复一枚破损的笔尖，行话叫“笔尖校正”。这可是绝活，全凭手感和经验。机会只给有准备的人，抽到这道题，对老施来说反而是“运气”。这个同行认为最难的考题，对他来说真是一点不在话下。成绩出来，他在全行业中“笔尖校正”第一名，不仅顺利获得营业执照，更被上级定为“免检”。

这张“派司”是老施的脸面，更是老施技术的证明。管理部门对他是免检了，他对自己，可从来不愿“免检”。老施的太太曾经抱怨过，老施呀，除了修笔还是修

自有暗香出墙来

老施的手艺高出了名，前来找他解决难题的顾客络绎不绝。鼎盛时期，店里人头攒动，业务繁忙，几乎没有空闲时间，有时候要到晚饭时间才吃得上中饭。

苏州有一个部队营房。战士们每天要记日记，钢笔磨损很大，有熟悉上海情况的，就说：“这样吧，我去问问情况。”一问，就问到了老施。于是，隔段时间，老施接到邀请，就会又骑上他的老坦克，一鼓作气骑上 5 个半小时，真正的长途跋涉，到苏州为解放军同志修笔。这么远，累不累？老施笑笑：“当然累，但光荣啊！”

还有哩。“从前，我还经常被政府部门请去修笔。闸北区每年开‘两会’，都会叫上我们这些修笔、配钥匙的‘参会’，为代表和委员们修笔、配钥匙。”

近十年来，随着电脑的普及，用钢笔的人越来越少了，来找老施的，大多是“笔友”——古董笔收藏爱好者。南京、杭州、宁波、厦门、泉州、黑龙江……口口相传，几乎全国的笔友都知道，上海有这么

花落水流香固在

六十五年弹指一挥，如今老施已经 83 岁了。掐指算算，修了能有 65 万支笔。难得的是，他至今眼不花、手不抖，保持着传统的点笔尖手工绝活（普通笔尖和镶式笔尖）。对此我真是相当佩服。用了一辈子眼和手，还能保持得比我这个“年轻人”还好，你说厉害不厉害？

老施现在还是像过去那样，收微薄的修理费。我帮他算算，成本大于收益，就开玩笑说，现在什么都在涨，你这也得涨涨啊。老施笑了：“从前修笔是为了饭碗头。现在每月有低保，加上营业额，日常还略有盈余。再说，现在我孙子都在英国读博士了，钱对我来说根本无所谓啦。修好一支旧笔，心里就有一种满足感和成就感，这可不是一点点钱的问题哦。”

我有时会坐在一边看老施修笔：打磨笔尖，用放大镜矫正笔尖，车笔舌、改制笔幅、加固弹簧、重车滑牙螺纹……他坐在长脚凳上，在用了数十年的脚踩车床前，操作台上放着老式 8W 铁壳台灯，放着钳子、剪刀、镊子、钻头……一双手每天都在这车床前来回摆动，铁质的老车床已被磨出了亮光，这亮光就如灿灿发光的笔尖。这位老人，默默无闻修了一辈子的笔，修笔“年龄”已经超过我与他“忘年交”的时日。他一家子都在苏州，本来老早可以回去安度晚年，享享清福，可是他还一个人在上海坚守着这家小店，

笔，家里的事什么都不懂！有时简直是生活中的“低能儿”。不过反过来说，大概正是因为他把精力都扑在钻研技术上，所以才会“废寝忘食”吧！

其实，修笔工艺与制笔工艺一样有着丰富的内容。钢笔的构造与机理、常用材料、笔尖原材料、笔尖热处理、开缝、开缝质量标准、铱粒的工艺流程、磨光、抛光与滚光、注塑机规程、笔舌、储水器、质量标准与要求……这些都要了然于胸。甚至还能通过自己的钻研创新，弥补制笔工艺的不足。

老施给我讲过这么一件事。上世纪 60 年代初，有一批国产笔在冬天时会出现“流鼻涕”情况。所谓“流鼻涕”就是会突然流出墨水，搞得人又恼火又尴尬。这本是生产工艺的不足，修是修不好的，用户麻烦，修理店也麻烦，有些店干脆贴出告示：“此类笔流墨水为自然现象，不可克服的。”老施不服输。他不愿见到顾客失望的脸，更不愿意自己手下有解决不了的问题！他日思夜想，反复研究分析，经过近一周的反复摸索，最后找到了解决办法：在原笔舌上加接长度，并在笔舌中增加一根排气管，这样笔在冬天遇热，气体就从排气管放出，不会再漏墨水了。

“独门绝技”，让许多钢笔爱好者记住了老施。

一位修笔“达人”。有的会大老远到他这里来修笔，也有的委托快递公司把笔寄给老施，修复后再寄回。西安笔友 S 先生就经常把他收集的古董笔用快递寄过来修理。每次修好后，S 先生还会多付 100 元给老施，作为对老施技术的“点赞”。

他的名气越传越远。海外用笔者也时常会光顾他的小店，请他帮助修复破损的古旧笔。香港笔友 R 先生就是一位常客。每次来沪，他都会带一二十支破损的古董笔。修古董笔，最能考验修理工的技术水平。最困难的是找不到相应的零件，无法更换。老施就专门加工定制零件：老式笔舌、打水弹簧、老式笔夹……为了“修旧如新”，一支笔搭上四五个小时是常有的事，甚至两三天也不稀奇。来往多了，R 先生跟老施也成了朋友，每次来沪取回修的笔，总会请老施在饭店用个餐，按照香港人的习惯，还会付上四分之一修理费的小费。吃饭，老施不客气；小费，他就笑着谢绝啦。

就每周末回一次家小聚，图的啥呢？

讲到这，我又想起另一位忘年交——北京东四大街上最后一家修笔店店主张广义师傅。张师傅也从 17 岁开始学修笔，从简单的更换笔的小零件，直到换笔尖、点笔尖，样样在行，已修了近 60 多万支钢笔。他是修笔行业的一面旗帜，多次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和守信誉的个体户。如今他已是 86 岁高龄，精力有限，已不能全天开店经营，但仍每天风雨无阻地坚持在下午 3 点至 5 点开门营业。每次去北京，我都会去看他。

施天水和张广义两位师傅，如今均已 80 多岁，可谓“南施北张”，全中国除了这两家修笔实体店，恐怕很难找到第三家了，堪称“一个人坚守着一个行业”。两位修笔匠对修笔事业的深情背后，常常让我感觉到一种隐隐的忧伤。如今钢笔行业渐趋弱势，修笔行业也相应“无可奈何花落去”，这是时代发展的规律。但毕竟还有不少人在使用着钢笔，既然有使用者，也就离不开修理者。看似落伍的手艺，其实仍有其生存的空间。更何况，任何一门技艺，背后都有丰厚的历史文化记忆。这门技艺，有没有人来传承呢？

但不管未来这个行业会怎样，有一点，我相信是不会消亡的，那就是这些老手艺人精益求精、从容务实的工匠精神。在飞速前行之中，不妨停下来，看一看他们吧。

■ 老施曾骑着这辆车去苏州替解放军同志修笔